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XIAO MIAN REN

笑面人

(法)雨果 著 倪守山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XIAO MIAN REN

笑面人

(法)雨果 著 倪守山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翟红梅 彭 敏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选题策划：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笑面人 /（法）雨果（Hugo, V.）著；倪守山译.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2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ISBN 978-7-5676-0364-6

I. ①笑… II. ①雨… ②倪…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9189号

笑面人

（法）雨果 著 倪守山 译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北京嘉业印刷厂

版 次：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31.75

字 数：533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364-6

定 价：58.0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序.....	1
第一部 大海和黑夜.....	2
第一章 乌苏斯	2
第二章 儿童贩子	17
 第一卷 夜黑不如人心黑	28
第一章 波特兰南端	28
第二章 孤单	32
第三章 孤独	35
第四章 问题	39
第五章 人类发明的树	40
第六章 死亡和夜的搏斗	44
第七章 波特兰北端	48
 第二卷 单桅船在海上	52
第一章 超人的法律	52
第二章 再补充一下前面的速写	54

第三章 不安之海上的不安的人	57
第四章 出现了一片怪云	60
第五章 哈瓜依	68
第六章 他们还以为风帮他们的忙呢	70
第七章 惊骇	71
第八章 白雪和黑夜	73
第九章 只好受怒海的摆布	75
第十章 风暴是个残忍的野人	76
第十一章 卡斯凯	79
第十二章 跟礁石搏斗	81
第十三章 面对着黑夜	84
第十四章 渥太克	84
第十五章 神奇的海	86
第十六章 谜样的平静	90
第十七章 最后的办法	91
第十八章 垂死的办法	94
第三卷 黑暗里的孩子	101
第一章 象棋墩	101
第二章 雪的破坏力	104
第三章 多了一个累赘，痛苦的道路就更难走了	108
第四章 另外一种荒野	111
第五章 厌世者也抚养孩子了	115
第六章 睡醒了	126

第二部 奉国王之命	130
第一卷 过去永远存在，这几个人就是人类的一面镜子.....	130
第一章 克兰夏理爵士	130
第二章 大卫·狄里·莫阿爵士	138
第三章 约夏娜公爵小姐	143
第四章 时髦社会的仲裁	150
第五章 女王安妮	155
第六章 巴基尔费德罗	161
第七章 巴基尔费德罗钻通了地道	166
第八章 地狱.....	170
第九章 恨和爱同样的厉害	171
第十章 人体如果透明就能看见里面的火焰	177
第十一章 在埋伏中的巴基尔费德罗	182
第十二章 苏格兰、爱尔兰和英格兰	186
第二卷 关伯兰和戴娅	193
第一章 我们前面看见了这个人行动现在来看看他的面貌吧	193
第二章 戴娅	196
第三章 她没有眼睛，却能看见	198
第四章 一对理想的情人	200
第五章 乌云里露出来的青天	202
第六章 启蒙师和监护人乌苏斯	205
第七章 瞎子教我们怎样看	208

第八章	不但幸福，而且生意兴隆	211
第九章	不懂风趣的人把狂言乱语当做诗	215
第十章	局外人对书中人物和事件的看法	220
第十一章	关伯兰想的是正义，乌苏斯说的是现实	224
第十二章	诗人乌苏斯战胜了哲学家乌苏斯	230
第三卷	裂痕开始	233
第一章	泰德克斯特客店	233
第二章	露天演讲	236
第三章	那个过路的人又来了	240
第四章	敌人在仇恨中结成了盟友	244
第五章	铁棒官	248
第六章	猫审老鼠	251
第七章	为什么一枚金币要纡尊降贵地结交铜元？	259
第八章	中毒现象	265
第九章	深渊呼唤深渊	269
第四卷	上刑罚的地窖	277
第一章	圣关伯兰的诱惑	277
第二章	从欢乐到沉痛	283
第三章	法律，国王，狗屎堆	289
第四章	乌苏斯侦察警察局	291
第五章	讨厌的地方	295

第六章 从前的几个戴假发的官僚	297
第七章 战栗	300
第八章 叹息	301
 第五卷 海和命运随着同样的微风波动	315
第一章 易碎物的韧性	315
第二章 漂流物没有迷路	323
第三章 无论什么人突然从西伯利亚到塞内加尔都会失去知觉（洪堡语）.....	333
第四章 神魂颠倒	335
第五章 自以为是记得，其实是忘了	340
 第六卷 乌苏斯的各种表现	347
第一章 厌世者的话	347
第二章 他的行动	349
第三章 纠纷	361
第四章 哑钟对聋墙	364
第五章 国家的利益注意大事，也注意小事	369
 第七卷 泰坦女神	378
第一章 觉醒	378
第二章 宫殿好像树林	380
第三章 夏娃	383

第四章 撒旦	390
第五章 又相识，又不相识	401
 第八卷 议会和它周围的事物	404
第一章 庄严的仪式的分析	404
第二章 公道	415
第三章 从前的西敏寺大厅	422
第四章 从前的上议院	426
第五章 爵士们的高论	430
第六章 贵与贱	437
第七章 人类的风暴比海洋的风暴更可怕	440
第八章 如果不是个好儿子，那么至少是个好哥哥	455
 第九卷 没落	460
第一章 从极度的富贵到极度的贫贱	460
第二章 余烬	463
 结局 海和夜	478
第一章 看家狗可以做守护神	478
第二章 巴基尔费德罗瞄准了鹰，打中了鸽子	481
第三章 又找到了人间天堂	487
第四章 不，在天上！	492

序

英国的一切都非常伟大，即便是一些不好的东西，甚至寡头政治也莫不如此。上升到字面上，英国的上层社会也是名副其实的。没有比这一封建制度更加显赫，更令人毛骨悚然和更加顽固的了。换句话说，这一封建制度在当时还并不是一无是处，英国的领主制度还是值得探讨的，就如同法国的君主制一样。

这本书真正的书名应该为《贵族政治》。后面一本的书名应该成为《君主政治》。倘若作者能完成此两部书，随后还有一本书，应该就是《九三年》了。

一八六九年于奥特拉别馆

第一部 大海和黑夜

第一章 乌苏斯

—

乌苏斯和奥嫫是一对非常亲密的好朋友。乌苏斯是一个人，但是奥嫫却是一头狼。他们俩可以说是一对情投意合的好朋友。这个人给这头狼取了个名字，或许这个名字也是自己取的。既然他认为“乌苏斯”这个名字非常的适合自己，所以也感觉“奥嫫”这个名字对这头畜生很合适了。人和狼在市集上，庙会上以及人群集中的街角上搭伙做起生意来了，是因为人们喜欢听无聊的废话，喜欢买狗皮膏药。观众很喜欢这条狼，因为它十分的温驯，称得上是一个恭顺的部下。对于人们来说，看见一头驯服的野兽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看见各种各样的豢养的动物在我们面前走过，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快乐。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御林军开过的时候有那么多人来看热闹就不足为奇了。

从一个路口到另一个路口，从阿伯里斯威恩广场到耶得堡广场，从这一个州到另一个州、从这一个郡到另一个郡，从这座城市到那座城市，乌苏斯和奥嫫俩到处去流浪。一个市集上如果没有生意的话，那么他们便去另外一个市集。乌苏斯生活在一辆小篷车里，奥嫫白天的时候拉车，夜晚的时候就看车，因为它受过相当的训练。这个人在遇到坏路，上坡路，车辙沟太多或者泥泞太深的地方的时候，便把车套套上，亲密地和这头狼肩并肩地拉着车子。就这样子，他们在一起生活了许多年。每当遇到一片空地，树林中的空地、岔路口、村口、寨门口、菜市、公共散步场、公园旁边或者是教堂门口的广场的时候，他们便随意

地住下。有些女人在他们的车子一停在市集的场子上的时候，就张着嘴巴跑过来，接着，就围了一圈的人来看热闹，于是，乌苏斯就开始大声地演讲，奥嫫就在一旁为乌苏斯捧场。狼非常有礼貌地向观众收钱，它在嘴里衔着一只盆子用来装钱。他们的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天的混过来的。不仅这头狼有学问，而且这个人也有学问。狼为他们增加了不少的收入，因为它会玩各种各样的把戏。它的这套本事要不是这个人训练出来的，那么就是它自己学会的。它的朋友经常对它说：“你一定不要堕落成入。”

狼从来都不咬人，但是人却在有的时候要咬一下。至少对于乌苏斯来说，他就有咬人的企图。乌苏斯是个愤世嫉俗的人，他之所以吃变把戏这行饭的，就是为了发泄他对人生的仇恨。当然也是为了饱腹，因为肚子可不允许你讨价还价。除此之外，这个愤世嫉俗的玩把戏的人，或许是想表示自己并不简单，或许是为了表示自己多才多艺，而且还操着医生的行业。其实，做医生也算不了什么，他还精通口技呢。他的嘴唇看起来一动也不动，但是你却能够听见他在说话。任何人的声调和发音只要经他一模仿，就一定能够把你给蒙混住。他模仿出来的声音是那么像，你简直相信就是那个被模仿的人在说话，而且他一个人可以发出一群人的声音。他实在可以担得上“口技专家”这个头衔。其实他在很早的时候就用这个头衔来称呼自己了。他可以模仿各种鸟的叫声：像画眉、鹪鹩、云雀（也可以叫吱吱鸟）、白胸脯的燕八哥，以及跟他一样过着流浪生活的各式各样的候鸟。所以偶尔他要是高兴的话，广场上嘈杂的人声你都可以从他的口中听到，或者有时候是草地上牲口的叫声：一会儿千头万绪，就好像狂风暴雨一样，一会儿又是清新宁静，就好像东方的黎明一样。这种杂技虽然非常的罕见，但是确实是存在的。在上世纪的时候，有个叫做图才尔的人，他可以模仿人兽杂处的闹声和各种野兽的叫唤声，后来的时候在布封门下做食客，专管狮吼狼叫的职司。乌苏斯很机警，花样百出，性格古怪，能顺口说一套荒诞不经的谎话，听起来简直跟一篇神话一样。看他的样子他好像相信这些东西，厚脸皮的做法也正是他一种狡猾的手法，他还替人查看手相，随意地翻一翻书本，就断言这个人的结局到底如何如何；他给别人算命，还跟别人说，遇到黑牝马是非常的不吉利的；还说要是出门旅行，听见有不了解你去哪儿的人在叫你，那就更加凶多吉少了。他还说他是“贩卖迷信的商人”。他常说：“我得承认我和坎特伯雷大主教是不同的。”有一天大主教正在生气的时候，就把他叫了过去；但是乌苏斯非常巧妙地把自己杜撰的圣诞节的讲道词给大主教背了一遍，大主教听了之后就十分的高

兴，然后暗自把它记在了自己的心里面，在讲坛上当作自己的讲词当众讲了一遍。所以，最后大主教便放过了乌苏斯。

乌苏斯作为一个医生，好歹也把几个病人的病治好过。他不仅使用香料，而且还对各种药草十分的熟悉，知道使用别人不关注的很多植物的潜在力量，比如说果核啦，白杨啦，接骨木啦，莢蒾啦，柞栎啦，忍冬啦，鼠李啦，诸如此类的种种。他治疗肺癆，使用毛毡苔；至于蓖麻，他从蓖麻的底下采泻药，从蓖麻的梢上来采催吐剂。他用木瘤来治疗喉痛，那是一种叫做“犹太人的耳朵”的木瘤。他清楚哪种灯心草用来治疗牛瘟，哪种薄荷用来治疗马瘟。他非常的清楚曼陀罗华的性能和各种各样的妙处，大家都知道这种草有阴阳两性。他有很多单方，他用火蛇毛来治疗烫伤，尼禄的餐巾就是火蛇毛织的，这是根据普林尼所说的。乌苏斯有能够改变物质性能的器皿，是一只曲颈蒸馏器和一只长颈瓶。他卖万应膏，有人说因为人家说他是个疯子，所以他从前的时候在培德郎的监狱里待过一段短时期，但是后来发现他只是一个诗人，就把他给放了。因为我们都吃过这种流言蜚语的亏，所以这一段故事也许不真实。

其实，乌苏斯是个半瓶醋，特别的风趣，与此同时他还跟依波克拉底和品达罗斯是同行，是一位老拉丁诗人，而且他在医学和抒情诗方面的确是有点根底的。他能够和拉潘与维达匹敌，在词藻堆砌这一方面。他写悲剧也不会比布胡神父差到哪里去。他开口就是词章典故，是因为他对古代庄严的诗歌格律十分的熟悉。他说一位母亲领着两个女儿走路是长短短格；他说一位父亲跟着两个儿子走路是短短长格；他说一个小孩夹在祖父母中间走路是长短长格。有了那么多的学问，但是结果却沦落到成天挨饿的地步。我们知道萨莱诺派常说，“要少吃，要常吃”。他对这个箴言是遵守了这一半，忘记了一那一半，所以乌苏斯吃得很少，可是却不经常吃；因为群众既不到他那儿去，也不买他的东西，所以这并不是群众的错儿。乌苏斯经常说：“说一句话就会感觉到轻松一点。狼叫一声，羊的羊毛长长了，树林有了雀子，女人有了爱情，哲学家说了一句警世醒言，都会感到轻松一点。”到了紧急的关口，乌苏斯就自导自演一出喜剧，以促进药品推销。在他所有的著作之中，有一篇牧歌是歌颂英勇的胡格·密得尔登爵士的，这位爵士在一六〇八年的时候把一条河引到了伦敦。这条河本来在离伦敦六十英里的赫得福州。胡格·密得尔登爵士占有了这条河，率领六百人带着铁锹和丁字镐，开始挖掘，在这里掘土，在那里筑堤，有的时候堤有二十多尺高，有的时候挖的沟有三十多尺深。他们在空中架起了木制的导水管，在各处造了

八百座石桥、砖桥和木桥。于是，在一天的早上，河水就流入了缺乏水道的伦敦。乌苏斯于是就用这个平淡的故事编成了泰晤士河和蛇盘亭河的一篇牧歌，非常的美丽，泰晤士河请这条河来到了自己家里，而且还把自己的床让给了它，说：“我已经老了，已经侍候不了这些娘儿们，但是我有非常多的钱，能够供她们挥霍。”这出喜剧安排得十分的巧妙，又十分的微妙，表明了胡格·密得尔登是怎样运用自己的钱来完成这项巨大的工程。

乌苏斯喜欢自言自语。天生的喜欢离群索居，但是又十分的能说会道，一方面不愿与人交流，但是另一方面却又巴不得找个人来一块聊聊天，于是就只能对自己瞎聊了。凡是过惯孤独生活的人都懂得自言自语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心里的话一定要发泄一下才可以。其中一个发泄的办法就是对着空间大声地讲话。一个人独自大声说话，就是和心里的神道进行交谈。大家都明白苏格拉底就经常对自己高谈阔论，他也有这个习惯。路德也是一样。这些伟人的做法，乌苏斯就学了过来。他有两重身份，意思就是，他自己做自己的听众。他自问自答，自褒自贬。你在街上的时候，就可以听见他在车子里一个人自言自语。路人对聪明人有他们自己独特的看法，他们说：“这是一个傻子。”他有时候骂自己，但是有时候又替自己来伸冤，正像我们上面说过的那样。有一天他在对自己演说的时候，被人听见了，他独自喊道：“我仔细地研究过草木的奥秘。什么茎呀，芽呀，萼呀，花瓣呀，雄蕊呀，雄蕊叶呀，胚珠呀，芽胞呀，孢子囊呀，八裂子果呀，这些东西我都研究过了。对于色素、渗透和乳糜，意思就是，色、香、味的形成，我都有非常深的造诣。”当然，乌苏斯的这番自我表白不免会有一点夸张的成分，那么就让研究过色素、渗透和乳糜的人指摘去吧。

幸亏乌苏斯从来没有去过荷兰。荷兰人一定要把他的重量来称一称，来检查一下他的重量是否是正常的，如果说是过重或者过轻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男巫。在荷兰，法律慎重的规定这种重量。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更加简单而且巧妙的了。这是一个审查的标准。他们把你放在一个天平的两个盘子上，如果两只盘子不平衡的话，那么就一眼可以看出来了。如果太重了的话，就要被绞死；太轻了的话，就要被烧死。这种称巫人的天平直到今天在奥德瓦特还可以看得到；但是现在它被用来称奶酪罢了。可以看出宗教已经退化得多么的厉害呀！如果乌苏斯碰上了这种天平的话，那就有理也说不清楚了。他在流浪的时候，总是避开荷兰，这一点他做得十分的正确。进一步说，我们可以相信他从来没有走出过大不列颠的边境。

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实在是太穷了，而且他的性情十分的古怪；在树林里结识奥嫫之后，他便想过一下流浪生活，他带着它一起流浪，跟这条狼搭伙在露天过着听天由命的生活。他多才多艺，而且又十分的谨慎小心，关于治病、动手术，使病人恢复健康，他样样都清楚得很，而且还妙手回春，把几个病人治疗好了。大家觉得他是个非常好的走江湖的，是个很棒的医生。他当然也能够称得上是一个魔术师；但是只有这么一丁点儿；因为在那些日子，跟魔鬼做朋友不是一种高尚的行为。说实在的，乌苏斯十分喜欢采药，爱好各种植物，这的确是引起人家的怀疑，因为他经常到鲁济弗尔的生菜地，也就是崎岖不平的丛林里去采药草，参事德·兰克尔也证明说：在这样夜雾蒙蒙的地方，你会遇见一个“一只右眼是瞎的，没有穿斗篷，腰里挂着一把剑，光着脚穿一双凉鞋”的人从地里钻出来。再说，乌苏斯的举动和脾气虽然十分的古怪，却还是一个正派人，他不愿意呼风唤雨，变鬼脸，用魔法使人跳舞跳得累死，也不愿意让人做好梦，成做一个充满恐惧的恶梦，或者让公鸡长出四只翅膀。他不要这种恶作剧，因为有些丑事他是做不出来的。比方德国话，希伯来话，或者希腊话吧，没有经过学习就去说的话，这就是一种天然残疾的表现，是由诅咒的罪恶或病态心理造成的。要是说乌苏斯也说拉丁话的话，那是由于他知道说这种话。他不懂叙利亚话，所以他不允许自己说这种话。此外，叙利亚话是休息日半夜会鬼的行话。在医学方面，他十分的公正，对喜欢卡尔丹远远超过格林，卡尔丹虽然博学多才，但是如果跟格林进行比较的话，就显得像一条蚯蚓了。

总之，乌苏斯不是警察局关注的那种人物。他的篷车又长又阔，可以使他舒舒服服地睡在一只箱子上，他那些算不上华丽的衣服就放在箱子里面。他有一只风灯、几套假发和一些日常用具挂在钉子上，其中还有一些乐器。此外，他还有一张熊皮，每当盛大的演出日子，他把熊皮披在身上。他把这个称作是大礼服。他向别人炫耀自己的熊皮说：“我有两张皮，而这一张才是我的真皮。”乌苏斯和这头狼是这座有轮子的小屋子的主人。除了小屋、曲颈蒸馏器和狼之外，他还有一支笛子和一架“梵哦尔”，他玩这两种乐器特别的好听。他自己泡制药酒。有的时候，他发挥自己的智慧，也能够找到烧汤喝的东西。铁炉的烟囱就插在篷车顶上的那个洞里，箱子的木板都被烤焦了，因为炉子离箱子太近了。这只炉子分成了两格，乌苏斯在一个格子上实验炼金术，而在另外一个格子上煮土豆。狼夜晚睡在篷车底下，在它的脖子上松松的系在一条链子上。奥嫫的毛是黑的，但是乌苏斯的头发却是灰白的。乌苏斯看起来像五十岁，要不然就是六十岁。他乐天知命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地

步，我们刚刚看见，他竟然吃起土豆来了，这种便宜的东西，在那个时候是喂猪或者给囚犯吃的。他无奈地吃着土豆，心里十分的生气。他个子不是很高，但是显得很长。他身子佝偻着，愁眉不展。老年人弯腰驼背，这是生命力在慢慢衰退的结果。造物者给他安排的是一个悲哀的命运。他很少微笑，而且也从来都不哭，所以他既得不到片刻的快乐，也得不到哭后的安慰。人一上了年纪的话，就会变成一个有思想的废物，现在的乌苏斯就是这样的一个废物。走江湖的大言不惭，预言家瘦得皮包骨，一只地雷已经装了火药一触即发，乌苏斯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一个贵族门下做过食客，是以哲学家的身份。

这是一百八十年以前的事情，那时候的人比现在的人更加的像狼。而现在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像了。

二

奥嫫是一头不平常的狼。它跟牧羊犬一样，喜欢吃枇杷和苹果；而且它浑身黑毛，好像“花狼”；它的噪声几乎跟狗叫一样，又好像是智利狗。但是没有任何人检查过智利狗的眼球，看看它是不是狐狸，但是奥嫫却是一头地地道道的狼。这条狼身长五尺，就算在立陶宛，也称得上是一头大狼。奥嫫长得十分的结实，而且总是喜欢斜着眼睛看人，可是这并不是它的过错。有的时候，它舔一舔乌苏斯，它的舌头十分的柔软，它得背就好像是一条狭长的刷子，因为它背上的毛很短，瘦得皮包骨头，但还是森林野兽的本色。在它结识乌苏斯，替他拉车子之前，一夜可以轻而易举地跑上四十法里。在丛林里一条潺潺的小溪旁边，乌苏斯遇见了奥嫫，看见它提起虾来那么持重机灵，于是就颇为器重奥嫫，觉得这是一条真正的纯种戈派拉狼，这种狼也可以叫做食蟹狗。

乌苏斯觉得驴子拉车子没有奥嫫好。他不喜欢驴子拉他的小屋，他以为驴子不应该干这样子的小事。而且他还注意到，每次哲学家在胡说八道的时候，驴子这种人类不太了解的四只脚的思想家总是不安地竖起耳朵。从生活上说，我们，还有我们的思想，然后再加上一匹驴子，那么这匹驴子就是第三者，第三者的存在往往都是一件非常受拘束的事情。因为跟狼交上了朋友是一件稀罕的事情，所以乌苏斯认为跟奥嫫交朋友比狗好。

难怪有了奥嫫之后，乌苏斯就会感到十分的心满意足了。奥嫫是乌苏斯第二，它不仅仅是乌苏斯的伙伴。乌苏斯经常轻轻地拍着这条狼的骨瘦如柴的肋骨说：“我已经找到了第二个自己了！”

乌苏斯又说：“我死了之后，如果谁要想了解我的为人的话，那么只要去研究一下奥嫫就可以了。奥嫫是我留在世上的乌苏斯第二。”

英国的法律对森林里的野兽非常的不客气，它一定会给这条狼找一些麻烦，指责它竟敢那么毫无顾忌，随意地在大街上走过。但是奥嫫能够引用关于“仆役”的法令来保护自己，这个法令斯图亚特四世颁布的，“仆役可以跟着主人自由行动。”此外，现在的法律对于狼已经有点放松了，因为在斯图亚特王朝最近几位君主的宫廷里，“不玩狗”的这种风气在贵妇人中间中十分的流行，她们改玩起“小柯萨柯”狼来了，这种狼也叫“阿第夫”狼，大小跟毛差不多，是花了许多钱从亚洲运过来的。

乌苏斯教给奥嫫自己的本事中的一部分，他教它怎样用后腿站起来，怎样把愤怒转变成忧郁，怎样把狼嚎转变成低吼声，等等；反过来说，狼也教给了乌苏斯它会的东西，奥嫫教乌苏斯怎么在露天里生活，怎样不吃面包，不烤火，不在宫廷里面当奴隶，宁愿在树林里挨饿受冻。

这部篷车，意思就是这部有四个轮子的小屋，走了很远的路程，但是却从来都没离开英格兰和苏格兰，一根狼拉车用的车辕和人用的一根横木放在车子上。横木是在遇到坏路的时候才用的。车子虽然是用薄木板做的，看起来很像一架鸽子棚，但是很结实。前面有一扇玻璃门，还有一个好像一座演说用的小讲台似的小阳台。后面有一扇下面有铰链的格子门，门后钉了三级踏板，打开门就能够从踏板上进到小屋子里去，到晚上的时候把门闩好，再用锁锁上。雨和雪落在车上，年复一年，车上的漆的颜色就已经看不出了，对篷车来说，季节的变换就像大臣遇到改朝换代一样。从外面看过去，好像有一块木匾似的东西在车子的前面，本来有几行黑字写在白底的上面，但是现在字迹已经十分的模糊了：

黄金的体积一年会被磨去一千四百分之一。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损耗”。因此每年全世界流通的十四亿金子都要被损耗掉一百万。这一百万黄金化作灰尘，飞扬飘荡，最后变成轻得可以吸入呼出的原子，这种吸入剂就好像是重担一样，压在人们的良心上面，跟灵魂在一起产生了化学作用，会使得富人变得十分的傲慢，而穷人也会变得十分的凶狠。

因为这段关于吸入黄金尘的哲言，似隐似现，估计不会讨好州长、市长和其他吃法律饭的大人先生们，所以匾上题的这几行字已经被雨水